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记忆

与林西莉等瑞典汉学家的缘分

◆ 李辉

收到噩耗,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(Cecilia Lindqvist)于9月26日去世,享年89岁。

我与瑞典汉学家真的有缘。林西莉生于一九三二年,属猴,大我两轮,我们都属猴。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第一次见面,适逢猴年。时隔二十四年,二〇一六年八月,我与林西莉终于又在北京相聚。又一次见面,还是猴年。

在凤凰遇到倪尔思

将近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,陪同黄永玉先生第一次走进湘西。我们从长沙乘车出发,经过常德、张家界,再从张家界下山至王村。当时,王村没有公路,汽车装在船上运到对岸。我们沿老街下行。根据古华小说《芙蓉镇》改编的电影,由谢晋导演不久前在这里拍摄,电影里刘晓庆、姜文等人的朴实无华的表演,至今印象深刻。从王村我们路过古丈县城,我们在这里歇脚吃饭。

终于走进期盼已久的凤凰城。早就在《从文自传》和《湘行散记》里知道凤凰,也在黄永玉的《太阳下的风景》里读沈从文、黄永玉叔侄起伏跌宕的故事。

在凤凰,我看到了令沈从文感动的傩堂戏,演出并不像地道的民间戏这样给人深深印象,但台下的一批观众却使我感到了沈从文的魅力。他们是来自瑞典的游客,三十多人,由汉学家倪尔思(Nils)领队。倪尔思是沈从文作品的爱好者,他告诉我,刚刚翻译出版了沈从文的散文集。他告诉我,这些瑞典的男女老少,都读过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是“沈从文迷”。所以,倪尔思特意组织他们“走沈从文走过的路”。这是倪尔思第二次组团前来,人数也更多。他们在凤凰参观沈从文故居等处,然后去《边城》所写的小镇茶峒(后来改为“边城”),沈从文当兵住过的保靖、王村……他们风尘仆仆,但热情、好奇远胜过疲劳,和他们坐在一起,我真正感受到沈从文影响他们的力量。黄永玉说是沈从文让世界了解凤凰。其实,沈从文不仅仅属于凤凰、湘西,他属于中国,属于世界。

在凤凰,结识了倪尔思,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。未曾想到,两年之后,他来到瑞典驻华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,彼此来往更多了。从他那里,知道瑞典汉学家的不少故事。他又开始继续翻译沈从文的散文。离任回国后,这本书即将出版之前,他请我找张兆和先生题签“孤独与水”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名,沈从文一生都与水相关。张兆和先生的书法也特别好,她写好我去取来,印在封面上,好看之极。



■ 林西莉与本文作者



■ 高本汉

在北欧问教高本汉

一九九二年,终于第一次前往北欧的瑞典与丹麦,在那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。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,与瑞典多位汉学家交往,听他们谈各自研究的不同领域,获益匪浅。回到北京,写了一组文章集结为《人在天地间》,由华侨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。

在整个世界的汉学研究中,瑞典汉学被公认占有显著位置,它的奠基者高本汉先生(Bernard Karlgren)被视为天才的语言学家,一位汉学通才,在世界汉学界首屈一指。

瑞典最早在大学开设汉语教堂是在一九一八年,这一年高本汉应聘任教于哥德堡大学,他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,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才离开。汉语首先在哥德堡受到重视,应该说与这个国际性海港城市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的往来有一定关系。我在哥德堡逗留期间,曾遇到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基金会的一位先生,他告诉我,早在十八世纪初,他们公司就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。这一时期被称为瑞中贸易的黄金时代。这种密切的往来,把中国产品传入了遥远的瑞典,瓷器、茶叶、棉制品、烧酒、挂毯、香料等,走进了瑞典人的生活。在历史学者看来,正是瑞中贸易的这一黄金时代,把中国文化引进了瑞典,这一点在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建筑诸方面的影响,均有迹可寻。

无疑,高本汉是瑞典汉学的奠基者、开拓者,因为他的毕生努力,他的渊博学识和等身专著,他得以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汉学界确立了一个显著地位,在瑞典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——汉学。

高本汉 1909 年大学毕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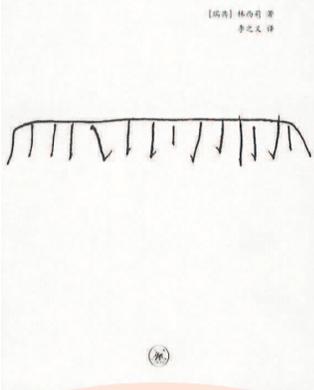
后,来到中国研究汉语,尤其对于各地方言兴趣浓厚,这和他在瑞典的习惯相同。在瑞典时,他就喜爱收集整理方言,专门听乡间老人唱歌,记录发音。这一方法,使他在中国的研究颇有成效。特别对山西的方言研究精深。他涉猎范围极其广泛,从一九一五年出版四卷本的《中国声韵学》开始,他先后研究了方言学、声韵学、声韵史、哲学、古文注释、辞典编撰、考古、艺术、宗教等,几乎在每一领域的研究中,他都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,有的专著至今仍被视为那一领域的扛鼎之作,如上述著作以及《汉字字形类纂》《中国解析辞典》等。自上世纪初叶到他去世,高本汉研究汉学六十年。

瑞典过去一直只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位置。大约从一九九〇年起,这一状况开始改变。马悦然先生退休后,罗多弼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授位置。与此同时,又增两个教授席位,一位设在南部的隆德大学,由罗斯担任。有意思的是,马悦然研究四川方言,罗斯研究粤方言。罗斯告诉我,隆德大学还有人专门研究吴越地区方言。

令人惊喜的是,另一个汉学教授职位,授予在首都一所中学执教的林西莉,这是教育部因为她在汉学研究的特殊成就而做出的破例决定。将一个中学教员聘为汉学教授,这是对林西莉女士的学术成果的高度评价。

林西莉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学于高本汉先生,一九六一年到北京音乐学院学习古琴。回国后,她一直主要在中学从事汉学教育,并在电视台讲授中文。与她交谈,完全可以感受到她身上具有艺术家气质,尤其对中国的民间艺术有特殊爱好。正是这样一种气质,使得她对汉字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历史内涵,产生了浓厚兴趣,把对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准,即融语言、历史、风俗、自然、艺术为一体,借对单个“字”的一一解说,而展示一个古老辉煌的文化。

汉字王国



■ 林西莉在北京(李辉 摄)

为林西莉的著作建议书名

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,陈迈平兄等陪同我,第一次走进林西莉家中。

林西莉告诉我,她在中学教学生认识汉字,就应该把中国文字那些象征与文字打通,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感兴趣。这也是她为何用了多年时间,将一个个汉字与不同形式结构的字予以比较,吸引了众多读者。林西莉的中国文字的研究,集中体现在她的力著《中国:活的象征的国度》之中。这本达四百多页的专著出版于一九八九年,很快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欢迎。我到瑞典的时候,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家,这本书已经发行到一万两千册,可谓畅销。一九九一年该书开始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,目前该书已经由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日本等八个国家翻译出版,这一现象,在汉学领域可以说极为少见。

在这本书中,林西莉根据其含意,将汉字分成十四类进行解说,如人与人、山水、野兽、家畜、酒与容器、车路舟、竹与树、书与乐器、数字与其他抽象字、意义与音响等。她列举出的字的数量并不太多,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词

解释,而是把握汉字形成时所具备的独特象形意义,把每个字与其相应的实际原形进行对照,同时生动地围绕这个字形结构的演变,展开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叙述,其中自然涉及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、性格、风俗的描绘。为编辑此书,林西莉精心选择数百幅形象而别致的实物插图:摄影、素描、绘画、剪纸等,大大增加了叙述的深度与文字的魅力,使读者从文字入手,而对陌生的中国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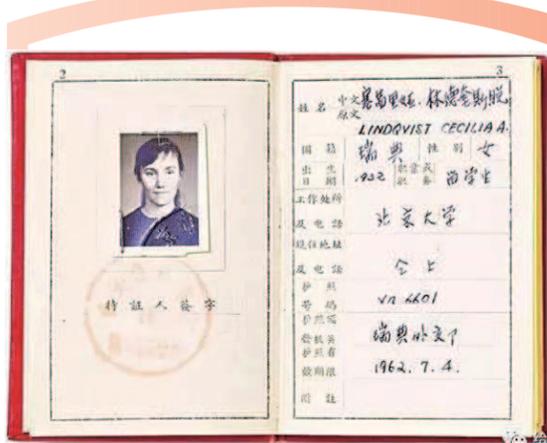
譬如对“山”字的叙述,几乎可看作一篇学术小品。从“山”与大自然中山峦形体的比较开始,作者详细讲述中国传统与山的密切关系。她写泰山与宗教与秦始皇的关系,写泰山脚下的曲阜孔庙,写泰山周围七十年代考古的发现,写她一九七八年游览泰山的经历等。接着她又写到华山和华山附近的西安文化,写与“山”字有关的表现日出“且”的另一来源。令人叫绝的是,她在行文中还专门谈到山对艺术的影响,并配以米芾的“山”的书法和一幅以山为内容的水墨画。画面上的三处山峦显露出云雾之上,恰恰好同一个“山”。读着这样的文字,不能不让人感叹作者深厚的学

术功底和巧妙构思。

汉学家乃至走进中国的外国人,总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与视角,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述。我曾经说过,有的人身在其中,却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无动于衷。局外人却不然,他能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和感受,发现新的意味。林西莉就是这样的人。

李之义先生翻译过许多瑞典小说,由他来翻译林西莉的这本《中国:活的象征的国度》实在再好不过。李先生翻译此书之后,我正好与山东画报出版社汪稼明兄来往颇多,特意推荐过去,他非常喜欢。出版时,我建议把书名改为《汉字王国》,吸引人,也更有象征意味。稼明兄后来到北京,这本书分别在三联书店、人民美术出版社、中信出版社等出版。可以说,《汉字王国》一书,成为中国许多读者非常喜爱的一本讲述文字的好书。

时隔二十四年,二〇一六年八月,中信出版社出版《给孩子的汉字王国》,她来到北京,举办多场活动,为读者讲述她与汉学、与中国文字的故事。此次聚会,作者、译者、出版者、二传手,我们四个人终于有了一张合影。



■ 林西莉在北大的学生证